



搅水女人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
傅雷 译

傅雷译文集

“现代法国小说之父” 巴尔扎克的经典之作

一位涤荡了几代人心灵的翻译家

一代大师傅雷先生经典译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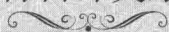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以遗产之争为主要情节的小说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傅雷译文集



搅水女人

〔法〕巴尔扎克◎著

傅 雷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搅水女人 / (法) 巴尔扎克著; 傅雷译. —长春: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7.6
(名家名译 / 杜贞霞主编. 傅雷系列)
ISBN 978-7-5581-2753-3

I. ①搅… II. ①巴… ②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近代 IV. ①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8017 号

搅水女人

著 者 [法] 巴尔扎克
译 者 傅 雷
策划编辑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 琳 史俊南
封面设计 老 刀
开 本 650mm×960mm 1/16
字 数 256 千字
印 张 19.5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69584388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2753-3

定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译者序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 两兄弟

一 台戈安家和罗日家	7
二 勃里杜家	14
三 两个倒楣的寡妇	21
四 志趣	26
五 家庭中的大人物	36
六 玛丽埃德	47
七 腓列普顺手牵羊	60
八 为娘的心怎么冷下来的	76
九 腓列普的最后几手	88

第二部 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

一 伊苏屯	105
二 逍遥骑士	114
三 高涅德酒店	126

四 搅水女人	136
五 丑恶而平凡的故事	152
六 法里沃的大车	162
七 五个奥勋	174
八 马基雅弗利式的玛克桑斯	187
九 戳了一刀	202
一〇 刑事案子	213
一一 腓列普在伊苏屯	226

第三部 遗产归谁

一 承继人的参考资料	241
二 你死我活的决斗	262
三 罗日太太	273
四 圣女的忏悔	285
五 结局	297

译者序



《搅水女人》最初发表第一部，题作《两兄弟》，第二部发表的时候标题是《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》，写完第三部印成单行本，又改用《两兄弟》作为总题目。巴尔扎克在遗留的笔记上又改称这部小说为《搅水女人》，在他身后重印的版本便一贯沿用这个题目。

因为巴尔扎克一再更改书名，有些学者认为倘若作者多活几年，在他手里重印一次全部《人间喜剧》的话，可能还要改动名字。原因是小说包含好几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因素（或者说主题），究竟哪一个因素或主题最重要，连作者自己也一再踌躇，难以决定。

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的《人间喜剧》总目，这部小说列在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内地生活栏”，在内地生活栏中又作为写“独身者”生活的第三部：可见当时作者的重点是在于约翰－雅各·罗日这个单身汉。

在读者眼中，罗日的故事固然重要，他的遗产和他跟搅水女人的关系当然是罗日故事的主要内容；可是腓列普的历史，重要的程度有过无不及；而两兄弟从头至尾的对比以及母亲的溺爱不

明也占着很大的比重。《搅水女人》的标题与小说的内容不相符合，至少是轻重不相称。作者用过的其他两个题目，《两兄弟》和《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》，同样显不出小说的中心。可怜的罗日和腓列普相比只是一个次要人物，争夺遗产只是一个插曲，尽管是帮助腓列普得势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
再以本书在《人间喜剧》这个总体中所占的地位而论，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上创造的人物而论，公认的典型，可以同高老头，葛朗台，贝姨，邦斯，皮罗多，伏脱冷，于洛，杜·蒂埃等并列而并传的，既非搅水女人，亦非脓包罗日，而是坏蛋腓列普·勃里杜。腓列普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“人妖”之一，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。

检阅巴尔扎克关于写作计划的文件以及他和友人的通信，可以断定他写本书的动机的确在于内地单身汉，以争夺遗产为主要情节，其中只是牵涉到一个情妇，一个外甥和其他有共同承继权的人。但人物的发展自有他的逻辑，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，有其势所必然的发展阶段和最后的归宿。任何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不免受这种逻辑支配，也难免受平日最感兴趣的某些性格吸引，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全书的重心，使作品完成以后与动笔时的原意不尽相符，甚至作者对书名的选择也变得迟疑不决了。巴尔扎克的《搅水女人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。大家知道，巴尔扎克最爱研究也最擅长塑造的人物，是有极强烈的情欲，在某个环境中畸形的发展下去，终于变做人妖一般的男女！情欲的对象或是金钱，结果就有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；或是儿女之爱，以高老头为代表；或是色情，以于洛为代表；或是口腹之欲，例如邦斯。写到一个性格如恶魔般的腓列普，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过机会，不把他尽量发展的。何况在所有的小说家中，巴尔扎克是最富于幻境的一个：他的日常生活常常同幻想生活混在一起，和朋友们谈天会忽

然提到他所创造的某个人物现在如何如何，仿佛那个人物是一个实有的人，是大家共同认识的，所以随时提到他的近状。这样一个作家当然比别的作家更容易被自己的假想人物牵着走。作品写完以后，重心也就更可能和原来的计划有所出入。

他的人物虽然发展得畸形，他却不认为这畸形是绝无仅有的例外。腓列普就不是孤立的；玛克斯对搅水女人和罗日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明明是腓列普的副本；在腓列普与玛克斯背后，还有一批拿破仑的旧部和在书中不露面的，参加几次政治阴谋的军人。为了写玛克斯的活动和反映伊苏屯人的麻痹，作者加入一个有声有色的插曲——逍遥团的捣乱。要说明逍遥团产生的原因，不能不描绘整个伊苏屯社会，从而牵涉到城市的历史；而且地方上道德观念的淡薄，当局的懦弱无能，也需要在更深远的历史中去找根据。内地生活经过这样的写照，不但各科人物各种生活有了解释，全书的天地也更加扩大，有了像巨幅的历史画一样广阔的视野。

与腓列普作对比的约瑟也不是孤立的。一群优秀的艺术家替约瑟做陪衬，也和一般堕落的女演员作对比。应当附带提一句的是，巴尔扎克在阴暗的画面上随时会加几笔色调明朗的点染：台戈安太太尽管有赌彩票的恶习，却是古道热肠的好女人，而且一举一动都很可爱；便是玛丽埃德也有一段动人的手足之情和向社会英勇斗争的意志，博得读者的同情。巴尔扎克的人物所以有血有肉，那么富于人情味与现实感，一部分未始不是由于这种明暗的交织。

巍然矗立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景象后面的，一方面是内地和巴黎的地方背景；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的时代背景：从大革命起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一个时期为止，政治上或明或暗的波动，金融与政治的勾结，官场的腐败，风气的淫靡，穷艺术

家的奋斗，文艺思潮的转变，在小说的情节所需要的范围之内都接触到了。

巴尔扎克在《人间喜剧》的总序中说，他写小说的目的既要像动物学家一般分析人的动物因素，就是说人的本性，又要分析他的社会因素，就是说造成某一典型的人的环境。他认为：“人性非善非恶，生来具备许多本能和才能。社会决不像卢梭说的使人堕落，而能使人进步，改善，但利害关系往往大大发展了人的坏倾向。”巴尔扎克同时自命为历史家，既要写某一时代的人情风俗史，还要为整个城市整个地区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。因此他刻划人物固然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尽量挖掘；写的城市，街道，房屋，家具，衣着，装饰，也无一不是忠实到极点的工笔画。在他看来，每一个细节都与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。这些特点见之于他所有的作品，而在《搅水女人》中尤其显著，也表现得特别成功。

环绕在忍心害理，无恶不作的腓列普周围的，有脓包罗日的行尸走肉的生活，有搅水女人的泼辣无耻的活剧，有玛克斯的阴险恶毒的手段，有退伍军人的穷途末路的挣扎，有无赖少年的无法无天的恶作剧，又有勃里杜太太那样糊涂没用的好人，有腓列普的一般酒肉朋友，社会的渣滓，又有约瑟和一般忠于艺术的青年，社会的精华……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场面使这部小说不愧为巴尔扎克的情节最复杂，色彩最丰富的杰作之一。有人说只要法国小说存在下去，永远有人会讨论这部小说，研究这部小说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

第一部 两兄弟

Di Yi Bu Liang Xiong Di



一 台戈安家和罗日家



一七九二年。替伊苏屯的布尔乔亚治病的有个姓罗日的医生，出名的为人阴险。他老婆是当地最漂亮的女人，但据某些大胆的人说，罗日待老婆很坏。说不定那女的也有点儿傻。虽然朋友们多方刺探，闲人们议论纷纷，嫉妒的人飞短流长，这个家庭的内幕，外边还是知道很少。大凡对罗日那种人，社会上一向有句老话，说“他不是个好惹的人”。因此罗日活着的时节，大家绝口不提他的事，见了他也客客气气。

女的姓台戈安，出嫁之前身体就很虚弱，据说医生倒是看中这一点才娶她的。她开头生一个儿子，又生一个女儿，事有凑巧，一男一女相隔十年，人家还说罗日虽是医生，也没料到会生第二个孩子。那很晚出世的女儿名叫阿迦德。这些小事太简单太平凡了，似乎不值得史家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场，但不说明在先，像罗日那种性格的人可能被认为忍心害理，灭绝人性的父亲；其实他只不过逞着坏脾气行事。许多人把这坏脾气用一句可怕的老话掩盖，说什么“男子汉非有烈性不可”！这句刚强的格言害不

少女人受罪。医生的丈人丈母台戈安夫妻做的是贝利的金羊毛生意^①，代业主卖出，代商人买进，两面拿佣金。他们靠此营生变得又有钱又苛刻：不少人的处世之道都是这样。

台戈安的儿子，罗日太太的兄弟，不喜欢住在伊苏屯，到巴黎去另谋出路，在圣·奥诺雷街盘下一家油酒杂货铺。这一下台戈安可倒了楣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油酒杂货商喜欢油酒杂货的程度，同艺术家讨厌油酒杂货的程度正好相等。促成各式各样志趣的社会因素，还没有人深入研究。我们不比埃及人，儿子不一定要继承父亲的行业，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人不开面包店而开纸店呢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何况台戈安的志趣还受爱情推动。老板娘漂亮得很，他为之神魂颠倒，眼睛望着她，心里千思百想，其中有个念头是：“好吧，让我也来开一家杂货店！”，凭着耐性跟父母寄给他的一点儿钱，他和老东家皮克西沃的寡妇结了婚。一七九二年，人家都说台戈安的营业很好。那时两老还活着，他们把羊毛生意收歇了，拿资金买进政府没收下来的产业^②；而这又是一种金羊毛！他们的女婿罗日医生，差不多算准自己快断弦了，把女儿送往巴黎的舅子那里，一方面让她见识见识京城，一方面对她也不怀好意。巴黎的台戈安没有儿女，台戈安太太丈夫十二岁，身体壮健，但胖得像葡萄收割过后的画眉。狡猾的罗日医生医道还高明，料定台戈安夫妻正和童话上的说法相反，两口子尽管日子过得快活，却决不会生儿育女。他们很可能疼爱阿迦德。罗日医生存心不给女儿遗产，能送她到外

① 贝利是法国古行省。包括今日的希尔与安特尔二州，伊苏屯即在贝利地区之内。作者说金羊毛，因为贝利的羊毛特别好，而且羊毛生意能赚大钱。

② 大革命后，凡流亡贵族及教会产业均由政府没收。陆续拍卖，价钱很便宜。

地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好不得意。阿迦德是伊苏屯最美的姑娘，长得既不像父亲，也不像母亲。为了她的出世，罗日医生和他的好朋友罗斯多先生闹得友谊破裂。罗斯多过去做按察使的代办，不久以前从伊苏屯搬走。在伊苏屯那么山明水秀的地方上出生的人，看见一家人家肯脱离本乡，当然觉得奇怪透顶，要追问原因了。一般嘴皮刻薄的人说，有仇必报的罗日曾经大声嚷过，罗斯多将来一定由他送终。这话从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，作用跟炮弹一样。国民议会一撤消按察使代办的职位，罗斯多便离开伊苏屯，从此没有再来。

罗斯多家搬走以后，罗日太太老是在奥勋太太身边消磨日子；奥勋太太是前任按察使代办的同胞姊妹，也是阿迦德的干娘，罗日太太的苦处只向她一个人诉说。因此关于美丽的罗日太太的事，伊苏屯人所知道的一星半点全得之于好心的奥勋太太，而且是在医生死后说的。

罗日太太一听到丈夫要送阿迦德去巴黎，就说：

“我从此看不见女儿了！”

老成的奥勋太太讲到这里，加上一句按语说：“唉！这话竟被她说中了。”

于是可怜的妈妈脸色黄得像木瓜。据说罗日有心用文火慢慢儿烤她；看她神气，此话倒也并非虚谣。她的脓包儿子的态度叫受了冤枉的娘更加伤心。那家伙事事糊涂，父亲既不管教，或许还加以鼓励，所以儿子对娘应有的孝顺和规矩完全谈不到。约翰-雅各·罗日长相像爷，并且像他坏的方面；而医生本人，无论品行相貌都已经不大体面了。

可爱的阿迦德到了台戈安家，对舅舅并不吉利。一个星期之

内，或者应当说一句^①之内，因为那时已经宣布共和，夫几埃－丹维尔^②凭着罗伯斯比哀一句话，把台戈安抓进监狱。台戈安先是不聪明，认为当时的大饥荒是出于虚构，又糊涂透顶，相信真有什么言论自由，一边侍候主顾一边说出自己的意见。罗伯斯比哀住在一个木匠家里，木匠的女人杜北莱替伟大的公民收拾屋子。也是台戈安合该倒楣，女公民^③杜北莱偏偏照顾贝利佬的生意。她认为杂货店老板的想法侮辱了马克西米安一世^④。她看了台戈安夫妻俩的生活本来就不顺眼，加上她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信徒，常在群众法庭上一面打毛线一面听审，觉得台戈安女公民的姿色大有贵族意味；便把台戈安的议论搬给她的温和厚道的东家听，还添油加酱，把话说得更恶毒。杂货店老板的被捕是为了囤积，那是当时极普通的罪名。台戈安坐了牢，老婆便四下奔走营救。但她手段非常笨拙，向一般掌权的人说的话，在老于世故的人听来竟以为她有心要断送丈夫。台戈安太太认识内政部部长洛朗手下的一位秘书，也是以后几任内政部长的得力助手，姓勃里杜。勃里杜帮她活动，救杂货店老板。按说世界上总有些了不起的傻子，真正做到一清如水，所以那廉洁的科长决不向操台戈安生杀之权的人行贿，只求他们秉公办理！无奈要求那时的人秉公办理，等于要求他们让波旁王室复辟。吉伦特党的部长正和罗伯斯比哀明争暗斗，他对勃里杜说：

“你管什么闲事呀？”

老实的科长到处说情，到处听到那句冷酷的回答：“你管什

① 法国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宣布共和，新政中有一项是以一句代替一星期。

② 当时革命法庭的检察官。

③ 大革命时期废除先生太太的称呼，改称为公民与女公民。

④ 罗伯斯比哀名叫马克西米安，作者这里是使用罗伯斯比哀的信徒的口吻称之为马克西米安一世。

么闲事呀？”勃里杜乖乖的劝台戈安太太安静下来；可是她非但不去交结罗伯斯比哀的老妈子，反而把告密的女人恶口毒舌咒了一顿。她去见一位国民议会的议员，那议员自己还怕性命难保，嘴里却回答道：

“我会跟罗伯斯比哀说的。”

漂亮的杂货店老板娘听了，赛过吃了定心丸；那位保护人当然守口如瓶，一字不提。其实只要送杜北莱女公民几斤糖，几瓶好烧酒，就能救出台戈安。这一点小枝节证明在革命时期为保住脑袋而请托规矩人，跟请托坏蛋一样危险：你只能靠自己。台戈安性命是完了，不过上断头台有安特莱·希尼埃^①做伴，也算沾到一些光荣。没有问题，杂货和诗歌那一回是破题儿第一遭在真人身上结合，因为不论过去将来，诗歌和杂货暗里始终有关系^②。台戈安的死比安莱特·希尼埃的死更加震动人心。直要三十年之后，大家才看出死掉安特莱·希尼埃对法兰西的损失，远过于死掉一个台戈安。罗伯斯比哀的措施至少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到一八三〇年为止，杂货商都吓破胆子，没有敢再过问政治。台戈安铺子和罗伯斯比哀的住家近在咫尺。接手杂货铺的人营业亏本，把店基盘给有名的花粉商赛查·皮罗多。但是台戈安上断头台的晦气好像会传染似的，“女苏丹两用雪花膏”和“润肤水”^③的发明人也在那屋子里弄到破产。这个问题只能让占卜星相一类的学问去解答了。

内政部的科长勃里杜拜访过几回倒楣的台戈安的老婆，看了

① 法国诗人，最初参加革命，一七九四年上断头台。

② 法国文艺复兴期的七星派诗人用轻蔑的，口吻称某些小诗为“油酒杂货”。

③ 这是皮罗多赖以发迹的两种化妆品，详见巴尔扎克另一小说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。

阿迦德·罗日那种恬静的，冷冰冰的，纯朴的美，印象很深。寡妇悲痛万分，没有心肠把第二个亡夫的买卖继续下去。科长去安慰寡妇，结果是不出十天，但等阿迦德的父亲一到——而他也来的很快——就把可爱的姑娘娶过去了。医生发觉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喜出望外，因为从此他的老婆变为娘家唯一的承继人了。他急忙赶到巴黎，主要不在于参加女儿的婚礼，而在于按照他的意思订立婚书。勃里杜只有一片痴情，念头不在金钱，听凭居心不良的医生一手摆布。医生如何利用女婿的盲目，看了这故事的下文就知道。

台戈安老夫妇相隔两年，先后过世。所有的动产，不动产，全归罗日太太承继，就是说归了医生。后来医生太太也敌不过丈夫，到一七九九年年初死了。罗日又有葡萄园，又买进农庄，又买进铁铺，还有羊毛出卖！他的宝贝儿子一无所能，好在老子替他安排的前途不过做个现成的业主，让他痴騞騞的在金钱堆里长大，断定孩子至少会把日子混到老死，在这方面不一定就比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差到哪里。一七九九年，伊苏屯一般精明人已经派定罗日老头有三万法郎收入。老婆死后，医生照旧荒唐，不过把生活调整了一下，关起大门躲在家里作乐。一八〇五年，性格那么刚强的医生死了。那时伊苏屯的布尔乔亚可不知说了他多少坏话，关于他腐败的私生活，传来传去的故事也不知有多少！约翰-雅各·罗日后来被老子看出糊涂没用，管得很紧；他始终没有娶亲，没娶亲的原因很严重，我们这部小说有许多笔墨就是说明这一点。以后你们会发觉，他的独身一部分也错在医生。

现在应当看看父亲拿女儿出气的后果。他认为女儿不是自己生的，其实千真万确是他生的。生育方面有些为科学说不出所以然的怪现象，伊苏屯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。阿迦德像罗日医生的母亲。一般人认为痛风症会跳过一代，由祖父传给孙子；性情脾